

# 《明史·职官志一》考误十一则

郭培贵 叶 辉

**摘要：**张廷玉《明史·职官志一》是记载明代宗人府、三公三孤、太子三师三少、内阁和六部官制迄今影响最大的专篇文献，据《明实录》、《明会典》和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等文献考证，可知该《志》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仍存讹误、脱漏和表述不准10余处。致误之由，主要有剪裁史料失当、考证不精和引征史料讹误等原因；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编纂和刻印或传抄者的疏忽与粗心。

**关键词：**明史；职官志一；考误

**中图分类号：**K248

**文献标识码：**A

**文章编号：**1009-1017(2010)02-0036-04

张廷玉《明史》卷72《职官一》是系统记载有明一代宗人府、三公三孤、太子三师三少、内阁和六部官制的专篇文献，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。但由于纂修者的观念局限和疏忽等原因，也不可避免存在诸多讹误。虽经学术界的一再考误<sup>①</sup>，但仍难免有遗漏之处。笔者谨将新发现的部分讹误，试考证如下，以就教于方家。本文依据197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明史》，所引原文俱于文后括号内标注其在书中页码。

1. 宣德三年敕太师、英国公张辅，少师、吏部尚书蹇义，少傅、兵部尚书、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，少保兼太子少傅、户部尚书夏原吉，各辍所领，侍左右，咨访政事。（1731页）

按：此沿自万斯同《明史》卷69《职官上》和

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54《职官一》<sup>②</sup>，所述不确。据《明宣宗实录》卷47载：“宣德三年十月乙酉，上谓群臣曰：‘古者师保之职，论道经邦，寅亮燮理，不烦以有司之政。今少师蹇义，少傅杨士奇，少保夏原吉，太子少傅杨荣，皆先帝简畀以遗朕者，而年俱高，令兼有司之务，非所以礼之。于是赐敕谕义、士奇、原吉、荣曰：‘卿等祇事祖宗，多历年所，忠谏谏议，积效勤诚。朕嗣统以来，尤资赞辅，夙夜在念，图善始终；盖以卿春秋高，尚典繁剧，优老待贤，礼非攸当；况师保之重，寅亮为职，不烦庶政，乃副倚毗。可辍所务，朝夕在朕左右，相与讨论至理，共宁邦家；职名、俸禄悉依旧，卿其专精神、审思虑，益致嘉猷，用称朕眷注老成之意，钦哉！’”<sup>③</sup>同书卷51又载：“宣德四年二月癸未，上以太师英国公张辅、行在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张昇，皆勋亲之重，所宜优礼，不欲烦以政。敕谕辅曰：‘卿以亲以贤祇事祖宗，多历年岁，忠存社稷，功著国家。逮朕缵承大统，勤诚辅弼，元勋厚德，岿然于今；方当注倚之时，矧居燮理之任，不烦以政，乃理攸宜。可辍中军都督府事，官职、

①相关研究成果，分见[清]张廷玉《明史》卷72《职官一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74年点校本勘记，第1763-1765页；黄云眉《明史考证》第2册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543-556页；邱进春《〈明史·职官志〉勘误一则》，南京《江海学刊》2008年4期。

收稿日期：2009-12-25

作者简介：郭培贵（1957-），历史学博士，辽宁师范大学校级特聘教授，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，主要从事明史及明史文献研究。

叶辉（1984-），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研究生。

②[清]万斯同《明史》卷69《职官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本，史部第325册，第235页；[清]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54《职官一》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影印敬慎堂刻本，第208-209页。

③[明]杨士奇等《明宣宗实录》卷47“宣德三年十月乙酉”条，“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1962年校印本，第1154-1155页。

俸禄悉如旧，朝夕在朕左右，相与究论军国重务，共宁邦家；卿其专精神、明道德，益弘启沃之功，用臻治平之效，钦哉！’”<sup>①</sup>可知，明宣宗敕蹇义与张辅等“各辍所领，侍左右，咨访政事”的时间分属于宣德三年和四年，且敕蹇义等在前，敕张辅等在后；而《志》却将两者同系于宣德三年，又误置“敕张辅等”在“敕蹇义等”之前，且“蹇义等”中又阙“杨荣”。

## 2. 惟王官及钦天、御用等监官不考。(1738 页)

按：此沿自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和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<sup>②</sup>，概言“王官不考”，不确。据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13《吏部十二·京官考察·王府官附》载：“凡王府官，旧不考察。嘉靖元年题准，除典仪、典膳、奉祠、教授等官照旧不考外，其长史、审理、纪善，若有拨置妄为，及不能铃束府中官属旗校人等者，许各该抚按官，于考察京官之年，开具实迹，奏请定夺。隆庆三年题准，除良医、典乐、引礼舍人原无升补者照旧不考外，其护卫首领、典簿、典膳、奉祠、典宝、典仪、工正、教授，及郡王教授、典膳等官，务与长史、审理、纪善一体查核。有老疾不谨及占缺年深者，各该抚按官开奏。”<sup>③</sup>可知，嘉靖元年后，王府官的部分职官就已被纳入考察之列；而隆庆三年后，绝大部分王府官都已纳入考察之列。故《志》文所言不确。

## 3. 天启五年又增设督理钱法侍郎。(1745 页)

按：此沿自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和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<sup>④</sup>，然记时不确。据《明熹宗实录》卷 14、15、30 载，早在天启元年九月、天启元年十月和天启三年正月，就有了“造督理京省钱法关防给侍郎王德完”、“钱法侍郎王德完”和“督理钱法户部右侍郎李宗延”等记载<sup>⑤</sup>。

由此可知，至迟在天启元年九月之前，户部就已有“督理钱法侍郎”一职的设置。

## 4. 凡传制、诰，开读诏、敕、表、笺及上下百官往来移文，皆授以程式焉。(1746 页)

按：此沿自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和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<sup>⑥</sup>，然，“表”字前阙动词。据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74《礼部·仪制清吏司·颁诰敕》，可知“诏、敕”分别为皇帝颁发命令的不同文体，每到之处，官员须行“开读迎接”礼<sup>⑦</sup>。又据同书卷 75《礼部·仪制清吏司·表笺仪式》，可知“表”是亲王和群臣对皇帝、太皇太后、皇太后表达节日祝贺或向皇帝表示谢恩的专用文体，“笺”则是亲王和群臣对皇后、皇太子表达节日祝贺的专用文体。洪武二十六年定，“凡进表、笺，天寿圣节，在外五品以上衙门止进表文一通；正旦、冬至，拜进皇帝表文、中宫笺文、东宫笺文各一通。在外各王府并各布政司、按察司及直隶府州表笺，俱各差官贡进礼部；各州表笺进于各府；各府进于布政司；其余五品以上衙门隶布政司者亦进于布政司，布政司差官类进礼部。其各都司及直隶卫所差官贡进五军都督府。至日，礼部官以各处所进表、笺目，通类奏闻。”<sup>⑧</sup>可见，“表、笺”与“诏、敕”性质不同，不能共同作为“开读”的宾语；具体而言，“开读”只能作为“诏、敕”的谓语，而“表、笺”的谓语则只能是“进”或“上”。考虑到该句中已有“上”字，为避免重复，故应在“表”字前补一“进”字。另，《明史》1974 年点校本于“敕”、“表”二字间加顿号，而依上述，“表”字前既补“进”字，则应把“敕”后的顿号改为逗号，以示“进表、笺”与“传制、诰”和“开读诏、敕”皆为并列关系。

## 5. (礼部祠祭司)督日官颁历象于天下。(1748 页)

按：此沿自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和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<sup>⑨</sup>，但“象”字

①杨士奇等《明宣宗实录》卷 51“宣德四年二月癸未”条，第 1216-1217 页。

②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，第 239 页；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，第 211 页。

③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13《吏部十二·京官考察·王府官附》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缩印本，第 80 页。

④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，第 242 页；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，第 213 页。

⑤[明]温体仁等《明熹宗实录》卷 14“天启元年九月庚申”条、卷 15“天启元年十月辛巳”条、卷 30“天启三年正月癸卯”条，台湾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1962

年校印本，第 724、755-756、1509-1511 页。

⑥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，第 242 页；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，第 214 页。

⑦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74《礼部·仪制清吏司·颁诰敕》，第 435 页。

⑧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75《礼部·仪制清吏司·表笺仪式》，第 438 页。

⑨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，第 243 页；王鸿绪《明

误。《明太祖实录》卷 74“洪武五年六月癸巳”条和卷 130“洪武十三年三月戊申”条所载礼部职掌中，皆无“历象”而有“历日”<sup>①</sup>；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81《礼部·祠祭清吏司》所载礼部祠祭司分掌之事也是有“历日”而无“历象”，同书卷 103《礼部·祠祭清吏司·历案》还载：“凡颁行历日，洪武十三年令，诸王及在京文武百官、直隶府州，俱钦天监印造颁给；十二布政司，则钦天监预以历本及印分授之，使刊印以授府县，颁之民间。”又载“洪武二十六年定进颁历日仪”<sup>②</sup>。由上可知，“象”应为“日”之误。

#### 6. 凡比试，有旧官，洪武三十一年以前为旧，有新官，成祖以后为新。（1752 页）

按：此沿自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和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<sup>③</sup>，其中，“成祖以后为新”，误。据正德《明会典》卷 106《兵部一·比试》<sup>④</sup>、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121《兵部四·官舍比试》载：“凡比试，分新旧官。永乐初，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讨获功升职者为新官；子孙年十六出幼袭替，免比试。三十一年以前者为旧官；子孙年十五出幼袭替，俱比试。永乐元年以后获功者，出幼比试与旧官同。”<sup>⑤</sup>可见，所谓“新官”是指“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讨获功升职者”，而非指“成祖以后”获功升职者。故“成祖以后为新”应改为“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讨获功升职者为新”。另据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121《兵部四·官舍比试》载：“嘉靖八年奏准，新、旧官一体比试。”可知，至迟在嘉靖八年，“新官”子孙已失去“免比试”袭替的优待。而《志》作为记载有明一代职官制度的重要文献，对此重要变化未予说明，未免失之疏漏。

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，第 214 页。

①[明]胡广等《明太祖实录》卷 74“洪武五年六月癸巳”条、卷 130“洪武十三年三月戊申”条，台湾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1962 年校印本，第 1360-1362、2067-2073 页。

②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81《礼部·祠祭清吏司》、卷 103《礼部·祠祭清吏司·历案》，第 460 页、第 567 页。

③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，第 244 页；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，第 215-216 页。

④正德《明会典》卷 106《兵部一·比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史部第 376 册，第 15-16 页。

⑤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121《兵部四·官舍比试》，第 624 页。

#### 7. 五府、锦衣卫堂上各总兵官，皆自陈，取上裁。（1752 页）

按：此沿自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和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<sup>⑥</sup>，其中，所言“五府、锦衣卫堂上各总兵官”，严重阙漏。据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119《铨选二·考选》载：“凡五府大臣并管理府军前卫侯伯，与锦衣卫堂上掌印金书官，嘉靖二十九年题准，每遇考选军政之年，俱听自陈，去留取自上裁。其有不协公论者，许言官纠拾。万历七年，令各省直总兵官照例自陈”<sup>⑦</sup>。对校之，可知《志》与万氏《明史》、王鸿绪《明史稿》载文实取材于此，然删削过甚——删去“五府”后之“大臣并管理府军前卫侯伯”、“锦衣卫堂上”后之“掌印金书官”和“总兵官”前之“各省直”，而成“五府、锦衣卫堂上各总兵官”一语，不仅大失原意，而且极易使人误解为“各总兵官”就是“五府、锦衣卫堂上”官。另，《明世宗实录》卷 365 也载“嘉靖二十九年九月戊午，诏五府、府军前卫、锦衣卫堂上官，每遇考选军政之年，各疏自陈，仍许科道拾遗”<sup>⑧</sup>。亦可证《志》文之脱漏。故该句应在“五府”后补“府军前卫”、“堂上”后补“官”字，并在“府军前卫”后加顿号，在“堂上官”后加逗号，成“五府、府军前卫、锦衣卫堂上官，各总兵官，皆自陈，取上裁”，方能文通意达。

#### 8. 凡镇戍将校五等：曰镇守，曰协守，曰分守，曰守备，曰备倭。（1753 页）

按：此沿自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和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<sup>⑨</sup>，又皆源自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卷 88《兵部堂属》中“凡将校五等：曰镇守，曰协守，曰分守，曰守备，曰备倭”的记载<sup>⑩</sup>，然有脱漏。据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126《兵

⑥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，第 244 页；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，第 216 页。

⑦万历《明会典》卷 119《铨选二·考选》，第 616 页。

⑧[明]张居正等《明世宗实录》卷 365“嘉靖二十九年九月戊午”条，台湾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1962 年校印本，第 6535 页。

⑨万斯同《明史》卷 69《职官上》，第 245 页；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 54《职官一》，第 216 页。

⑩[明]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卷 88《职官考·兵部堂属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本，史部第 763 册，第 483 页。

部九·镇戍一·将领上》载：“凡天下要害地方，皆设官统兵镇戍。其总镇一方者，曰镇守；守一路者，曰分守；独守一堡一城者，曰守备；与主将同守一城者，曰协守。又有提督、提调、巡视、备御、领班、备倭等名。各因事异职焉。”<sup>①</sup>可知明代“镇戍将校”中与“备倭”一职同列者尚有“提督、提调、巡视、备御、领班”等官职。另，正德《明会典》卷110《兵部五·镇戍》、《皇明九边考》卷1《镇戍通考》、《图书编》卷84《六部总论》、《春明梦余录》卷30《五军都督府》也都有与万历《明会典》类似的记载<sup>②</sup>，也可证《志》文之阙漏。

9. 若将军营练，将军四卫营练，及勇士、幼官、舍人等营练，则讨其军实，稽其什伍，察其存逸闲否，以教其坐作、进退、疾徐、疏数之节，金鼓、麾旗之号。（1753页）

按：此沿自万斯同《明史》卷69《职官上》和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54《职官一》<sup>③</sup>，但“若将军营练，将军四卫营练，及勇士、幼官、舍人等营练”，误。据王圻《续文献通考·兵部堂属》载：“若将军营练将军；四卫营练勇士，幼官、舍人营练京卫幼官及应袭舍人；殫忠效义营练报效舍余，别为营领之；皆专一艺，程其闲否，稽其什伍存逸，骑械精顿之数，教以坐作、进退、疾徐、疏数之节，金鼓麾旗之号。”<sup>④</sup>对校之，可知《志》与万氏《明史》、王鸿绪《明史稿》载文实取材于此，但在裁剪“若将军营练将军；四卫营练勇士；幼官、舍人营练京卫幼官及应袭舍人；殫忠效义营练报效舍余，别为营领之”一段时，为追求简洁，裁去了“幼官、舍人营练”的宾语——“京卫幼官及应袭舍人”以及“殫忠效义营练报效舍余，别为营领之”一语，然而却残留了作为“将军营练”宾语的“将军”二字，又在“四卫营练”和“勇士”之间加一“及”字，使“勇士”由“四卫营练”的宾语变为与“四卫营”

和“幼官、舍人营”并列的成分，不仅有失原意，而且行文不通。故应删去“将军营练”后“将军”和“及”字后“勇士”，改为“若将军营练、四卫营练及幼官舍人等营练”。

10. （工部）尚书掌天下百官、山泽之政令。（1760页）

按：其中“官”字误。据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卷89《职官考·工部堂属》载：“国初沿唐宋之制，设工部尚书、侍郎之职，掌天下百工、山泽之政令。”<sup>⑤</sup>对校之，可知《志》文实取于此，但“百工”误为“百官”。《明太祖实录》卷74“洪武五年六月癸巳”条载工部“掌天下百工、屯田、山泽之政”，<sup>⑥</sup>也可证《志》文“百官”之误。另，据万历《明会典》卷181《工部一》载工部“尚书、左右侍郎，掌天下百工营作、山泽采捕、窑冶、屯种、榷税、河渠、织造之政令。”<sup>⑦</sup>可知《志》文所载工部尚书职掌过简，应补充之。

11. 营缮典经营兴作之事。凡宫殿、陵寝、城郭、坛场、祠庙、仓库、廨宇、营房、王府邸第之役，鸠工会材，以时程督之。（1760页）

按：此沿自万斯同《明史》卷69《职官上》和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54《职官一》<sup>⑧</sup>，又皆源自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卷89《工部堂属》中的相关记载<sup>⑨</sup>，其中，“陵寝”误。万历《明会典》卷181《工部一》载营缮清吏司“分掌宫府、器仗、城垣、坛庙经营兴造之事”，<sup>⑩</sup>其中并无“陵寝”兴造之事。而同书卷203《工部二十三》更明确记载“山陵营造之事，俱本司（屯田清吏司）掌行”，<sup>⑪</sup>“山陵”也即“陵寝”，可知，“陵寝”兴造本为屯田司职掌。《志》文将其系于营缮司职掌之下，故误。

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

①万历《明会典》卷126《兵部九·镇戍一·将领上》，第648页。

②正德《明会典》卷110《兵部五·镇戍》，第62页；[明]魏焕《皇明九边考》卷1《镇戍通考》，台北华书局1968年《中华文史丛书》第3辑，第28页；[明]章潢《图书编》卷84《六部总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史部第277册，第479页；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卷30《五军都督府》，第461页。

③万斯同《明史》卷69《职官上》，第245页；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54《职官一》，第216页。

④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卷88《职官考·兵部堂属》，第483页。

⑤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卷89《职官考·工部堂属》，第489页。

⑥《明太祖实录》卷74“洪武五年六月癸巳”条，第1360-1362页。

⑦万历《明会典》卷181《工部一》，第917页。

⑧万斯同《明史》卷69《职官上》，第247页；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志54《职官一》，第218页。

⑨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卷89《职官考·工部堂属》，第489-490页。

⑩万历《明会典》卷181《工部一》，第917页。

⑪万历《明会典》卷203《工部二十三》，第1019页。